

花神录^①

HUA
SHENLU
柏夏

作品

完结篇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花神录

上

HUA
SHENLU

柏夏

作品

完结篇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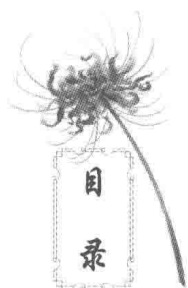
花神录. 完结篇 : 全 2 册 / 柏夏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9
ISBN 978-7-5594-0983-6

I. ①花… II. ①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7954 号

书 名	花神录. 完结篇 (全 2 册)
作 者	柏 夏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吴小波 李 墨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李 墨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576 千字
印 张	18.5
版 次	2017 年 9 月第 1 版,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983-6
定 价	6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C O N T E N T S

第三章 长孙玉茗	第二章 归来	第一章 归途	第一卷 紫薇遗芳	序
138	063	005	004	001



C O N T E N T S

第八章 紫薇花神	第七章 血月	第六章 国殇	第五章 携芳阁	第四章 贫民窟
291	247	206	194	173



序

蒙夏不弃，让我为花神录完结篇写序。

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不知如何动笔，因我生活里确实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。

《花神录》是我去年接下做到今年的书，从上下册至完结篇。画风从淡雅泼墨，到彼岸花开，像是陪我度过了一年那么长久。

然而这种长久，却让我生出几许甘之若饴和不舍。

我深知不舍一个故事，和不舍一个项目的区别。夏是说故事的人，我是她的看客，无关工作。

还好她还有《十夜记》，还有《无相书》。

我还可以在闲暇的午后，看到那个“寡淡的菩萨”狄姜。

文字如人，名家名作不敢如此笃论评价，但如我们信手写下几本故事，昼夜钩织光怪陆离的这类作者而言。笔下人物多半分裂于自身。或执着尖锐，或人淡如菊，或妖娆放纵，或明艳娇狡。

太多太多的“或”，太多太多个自己。

这不是一条好走的路，除了无限的分裂，无限的阅读，更多的，是无限的坚持。

花神录上下册加完结篇将近九十多万字，最终呈现在铅字上的只得六十万。这其中有出版社选题规划需要，也有字数限定需要，删减掉的三十万字都是心血，我会替她疼。

但是疼后，我很庆幸这本书可以面世。人生中的很多事情都要面对一些妥协，一些取舍，有舍自然有得。

就像我们舍掉了三十万，遇见了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们。

初遇花神录时，我还在万千稿件和各种稿约中陀螺一般挣扎旋转。主编把文档发给我，我习惯性先扫三万字，暂时放置，做相应准备工作。

作为作者出身的责编，我在文字上的口味无疑是挑剔的，也很少有兴味完完全全被什么故事吸引。意想不到的，那天晚上我会抱着它彻夜长读。

写书者好书，好书者爱书。爱书时油然而生一种兴奋，一种阔别已久，一种酣畅淋漓，一种久久回味。

合上书的最后一页，长叹一声。似满足，似怅然。

我读花神录就是这样，以至于第二天请了假，没起床床。【笑】

当然，我也自来不是什么勤快的人，不能全部归于花神，显得太不要脸。

跟花神录的作者柏夏第一次面基，是在海底捞的饭桌上。

长沙的雪并不多见，那天却下了很大一场。皑雪寒风和鸳鸯火锅更配了。

见面前她笑着问我：喜欢名媛风，还是贵妇风。

我说：都好。

一时落座，我初时还曾担心尴尬，不想。很难。

难在，一个爽朗大笑的女子，扎扎实实的为你夹肉。不是一片一片，不是几片几片，而是筷子张开，从一端捏到另一端，整坨涮到锅里，是我喜欢的吃法，很难不喜欢。

你说这是因为我喜欢吃？

不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吃。

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其实很微妙，有的人，你看一眼就知道不喜欢。有的人，也只一眼，就知道是不是臭味相投。

我自然不会承认我们“臭”，但我们确实相投。

世间女子形形色色，千千万万，性格各有可爱，各有烂漫。

夏属钟灵一流，狡黠清透，像泉。

我有时会偷偷去找“活在她身体”里的狄姜，看着她偶尔糊涂，偶尔迷路，偶尔发誓减肥，中途又一脸老娘就是要吃肉，我愿意胖的无赖样乐不可支。

16年8月至17年7月，直至这本书上市，大概要在9月了吧，历时一年零一个月，我们都是跟同一个女人渡过的，今后，也希望你们和我一起跟她一直过下去。

花神录的故事仍未完待续，即便完结，还会有下一部，再下一部，再再下一部，只要你们说爱，我们便愿倾尽所有。

笔者的幸福很简单。

我用我的大半生写故事，你在底下叫一声好，我就能带着微笑将它讲完。

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安静听我“说”书。

谢你们爱我们的“荒唐言”。

苏盎

2017年7月28日

第一卷

紫薇遗芳



第一章
归途

(一)

回太平府的路与来时的不同。来时，狄姜从西北方向乘船而下，路途不算艰难。但现在，太平府在东北方向，他们只能坐马车，从陆路出发。

一路上，武瑞安都坐在马车里，被问药鞍前马后地伺候着，生怕哪里磕着碰着。

狄姜经常笑她：“认识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丫鬟，可不认识的，怕是会以为你是他的婢子呢。”

“您和王爷还需要分你我吗？”问药说着，又从马车侧面的柜子里拿来一颗糖果，递给武瑞安道，“王爷要不要吃糖？”

武瑞安摇头：“我现在吃不下。”

“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给你把把脉！”

“不……”武瑞安话还没说完，问药就抓过他的手腕，诊起脉来。

她边看边道：“虽然我的医术不及掌柜的，但是医治一些小毛病还是没问题的。”问药说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，惊道：“王爷这脉象……怕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武瑞安一脸狐疑。

“王爷是不是有点畏寒，四肢发冷？”

武瑞安点头。

“这就没错了。”问药点头道，“王爷脉象沉弱，面色苍白又食欲不振，怕是肾虚啊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问药话音刚落，狄姜一口茶水便“噗”地喷了她一脸，一旁的武瑞安脸都绿了。

紧接着，车帘外头便传来长生的声音：“掌教师傅，什么是肾虚？”

钟旭沉默了半晌，才沉声道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别多问。”

“哦。”

狄姜反应过来后，双唇张得老大，许久都合不上嘴。

问药擦了一把脸，又接道：“王爷，这可不是小事，您还是让掌柜的好好看看吧，趁现在还只是肾阴虚，好好给治治，否则严重起来，发展成肾阳肾阴同虚，便会……”

“不必了。”不等问药说完，武瑞安便打断道，“等到了晚些时候，我让你家掌柜亲身试验一下，我究竟虚是不虚。”他说完，对着狄姜一挑眉毛。

“……”狄姜别过头去，不打算再理会这一对活宝。

她闭上眼睛，假装在午休，可实际上心里却在盘算，自己再忍他一忍，等他身子大好了，再来纠正纠正他这放浪形骸风流浪荡的性子。

晚些时候，狄姜午睡结束，刚一睁开眼睛，便见武瑞安整个人凑近了自己，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看。车里只有他二人，问药怕是又觉无聊，去前头骑马了。

狄姜整个人都清醒了，立即后退一步，紧张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就是看看你，”武瑞安浅浅一笑，“我怕自己又是在做梦呢。”

狄姜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还记得发生过什么吗？”

“不记得了，”武瑞安摇了摇头，“我只记得有一个孩子，他把我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凝聚起来，直到骨肉凝聚成形。这期间，我清楚地感觉到很疼，但是我却不能动，也不能喊出声音来，我一定是做了一个梦……我本以为是噩梦，但是当我醒来看到了你和问药，才发现这或许是一个美妙的梦境，它带我回了你的身边。”

狄姜微笑，不说话。

问药却用力地点头：“只要王爷能回来，什么苦难都值得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认为。”武瑞安点头，眼里尽是温柔。

这时，狄姜“啊”了一声，似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惊道：“王爷此番消失两年，怕是在朝堂上掀起了不得了的风浪呀……”

武瑞安挠了挠头，苦笑道：“我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还能回来，狄大夫这样一说，我才想起，或许是会有些麻烦呢。”

“这可如何是好……”狄姜沉思。

过了片刻，武瑞安突然牵起她的手，宽慰地笑道：“这些都是小事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其他的，我全都不在意。”

狄姜被他的目光所灼烧，觉得脸有些热，她刚想要说什么，这时，却见他俯下身，凑在自己耳边，柔声道：“现在没有旁人在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狄姜一愣：“试什么？”

武瑞安没有很快回答她，而是用行动回答了她的的问题。

他单手环上她不盈一握的腰肢，同时将她的手，放在了自己的腰上。

他的眼睛里带着迷离的情欲，引诱道：“试试我的肾，究竟虚不虚。”

“你……”狄姜蓦地睁大了眼睛，下意识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，与此同时，发出了惊天的怒吼，“你给我滚！”

武瑞安吃痛，捂着肚子滚在坐垫上，刹那间汗如雨下。

车内的气氛有些诡异，狄姜见他许久都不能起身，突然有些担心，便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武瑞安忍着眼泪，泪眼婆娑道：“这下，怕是真的要肾虚了……”

（二）

来到白马城的时候，已经是六月初了，正是风光大好时，漫山的野花与绿叶，郁郁葱葱，煞是好看。

狄姜一行五人便在城外的溪边驻扎，吃的喝的都是就地取材。

溪水清澈见底，一眼便能看见游弋的小鱼，问药带着武瑞安在溪边砌了一个捕鱼的陷阱，时不时便能听到问药着急地大喊：“王爷您怎么这么笨呢！好不容易赶来的鱼又被你放跑了！”

连素来崇拜武瑞安的问药都忍不住朝他大喊大叫了，可想而知他在捕鱼方面的技能值，怕是还没有狄姜高。

狄姜陪钟旭吃素，便在树林里摘了些野菜，和着白米煮一煮，一锅菜粥很快便端上了桌。而这会儿，问药和武瑞安连一条鱼都还没有抓到。

“你们行不行呀？不行就来喝粥吧，天就快要黑了。”狄姜朝二人吆喝。

问药赌气地摇头：“今天抓不到鱼，我就饿死在这里！王爷，您也便陪我一块饿着吧，毕竟，在抓不到鱼的功劳里，您的贡献最大！”

武瑞安无奈，只得陪着问药继续熬。

又是半个时辰过去，他二人才终于抓到了一条鱼，撑死不过半斤。

“今晚我们就吃这个吗？”武瑞安撇撇嘴。

“不然呢？”问药叉腰怒道，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今天您选择站在我这边，就算您想喝粥，那也得等明天了！”

“好吧，只能如此了。”武瑞安认命地摊手，开始帮助问药一起生火。

长生用来煮粥的柴火已经熄灭，武瑞安和问药需要从头再来过。

等火好不容易生起来，武瑞安和问药已经满脸灰黑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

“明天我们还是跟他们一起吃素吧。”武瑞安一边拿棍子戳火堆，妄想把零星的火焰弄得大一些。

问药看着好半天都不得熟的烤鱼，也认同地点了点头：“这时候觉得，素食其实也挺好的。”

狄姜和钟旭坐在一旁，看着灰头土脸的二人，皆觉着有些好笑。

“你们那是什么眼神？”问药抱怨道，“不搭把手也就算了，嘲笑我们可就不应该了！”

长生笑道：“是谁一直在我们面前说‘我可是野外生存小能手’的？这会儿又怪我们不该看笑话了？”

“你！”问药气得脸都青了，却无法反驳，只得回头去催武瑞安，“王爷，您这火究竟生得起生不起？莫教人平白看了笑话！”

“快了快了，马上就好。”武瑞安俯下身子，一边戳着柴火一边拼命地吹，狄姜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觉着好笑到不可思议——堂堂宣武国的神佑大将军，辰皇嫡亲的王爷，竟然能陪着他们在荒郊野地里玩野炊，还事事亲力亲为，这话说出去都没有人会信。

这时，狄姜突然注意到他手上用来戳柴火的棍子。

那是一根看不出材质的棍子，扁圆形，约莫两尺，外表看上去就像是溶洞中的石钟乳柱子。

狄姜眯起眼，惊奇道：“王爷，您手上那根石笋从何而来？”

“石笋？”武瑞安直起身子，看着手中的棍子，恍然道，“看上去确实像溶洞中的石笋。”

这时，问药也惊奇道：“我们这一路可没有去过溶洞呀，怎么像是突然冒出来的棍子？”

武瑞安摇了摇头：“这是我在剑冢里带出来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狄姜一愣，随即又恢复了常态，笑道，“我竟没发现，您从剑门中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还带着这等物件……”

“它呀，我身在剑冢之时，便梦见自己一直抱着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抱着它，但似乎离它越近，就感觉自己越安全……而出了剑冢之后，它似乎只有在我想起它的时候才出现……”武瑞安说着，又晃了晃脑袋，道，“可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肯定是平时我对它太过不在意，才会导致我误以为它只有在我需要它的时候才出现吧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”狄姜笑着颌首。

武瑞安低头，盯着石笋看了半晌，面对石笋笑道：“要不，你现在消失一个给我瞧瞧？”

然而半晌过去，石笋仍没有任何变化。

问药“扑哧”一笑：“石头怎么会消失呢！王爷您莫不是抓鱼抓糊涂了？”

“或许真的只是幻觉吧……”武瑞安搔了搔头，抱歉地一笑，随

即继续拿石笋戳柴火。

而这时狄姜却不淡定了，她从钟旭身边站起身，走过来，夺过了石笋，当宝贝似的抚了抚，又对武瑞安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它都在剑冢里陪伴了您两年不是？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，剑冢也是这样的存在，不是吗？它哪怕只是一块石头，你也应该好好的保存它。毕竟，它曾是您在剑冢里的一道护身符。”

狄姜说完，所有人都一脸奇怪地看着她。

“掌柜的，一块石头罢了，您也太小题大做了！”问药嘲笑道。

长生也点头：“看上去真是平平无奇。”

而钟旭依旧一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，他怀抱着剑坐在草堆上，虽然不说话，但是眼神中也透露着几分奇怪——狄姜为什么会对一块石头表现得煞有其事。

不等狄姜说话，武瑞安却赞同地点了点头：“狄大夫一席话，让我觉得羞愧万分，您这样一说，我才发现自己真是有点过分，我应当将它悉心保存才是。”

狄姜赞赏地点了点头，这才将石笋还给了武瑞安。

武瑞安接过，便将自己的外衣脱下，将石笋仔细包裹完整，然后放在了马车的座位底下，妥善地放好。等做完这一切后，他才道：“等回了王府，我再寻一处高地，将它供起来。”

“王爷明白就好，那么这一趟旅程所遭的罪，才不算白受了。”

狄姜的眉眼弯弯，看得出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灿烂。

武瑞安沉醉在她的笑意里，直到问药在身后大喊：“王爷！您再不来，这火可就灭了！咱晚上吃什么？”

“马上来！”武瑞安应了一声，向火堆走去，他一步三回首，眼睛始终都没有从狄姜身上挪开。

入夜后，众人都已经歇下。武瑞安和长生睡在一个草堆上，狄姜和问药睡在马车里，钟旭则坐在草堆上守夜。

快要天亮了，狄姜仍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索性便下了马车，坐在

河边看着下沉的月亮。

狄姜的动作引起了钟旭的注意，钟旭看了她半晌，见她始终抬着头，眼神里似乎有些孤寂，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模样。

钟旭缓缓走到狄姜身旁，坐下。

狄姜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露出一丝微笑，然后又转过了头去。

“狄大夫睡不着？”钟旭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有心事？”

“嗯。”

狄姜说完，钟旭也不再问了。

他本不是多事的人，狄姜这副模样摆明了就是不想说，他便不打算再追问下去。

二人一直在河边坐着，沉默，却不尴尬。

直到月亮在山巅若隐若现，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狄姜才似乎鼓起了勇气，再次开口道：“你知道太霄剑吗？”

“嗯，冥界元帅，太霄帝君的佩剑。”

“是，”狄姜颌首，道，“太霄剑是没有实体的，它可以随着主人的心意变幻出任何模样。”说到这里，狄姜顿了顿，又道，“可以是木剑，也可以是铁剑，哪怕是透明如琉璃，也不是不可以。”

狄姜说到这里，钟旭怀中的剑猛然一颤，他握剑的手也陡然收紧。

狄姜感觉到了他的变化，接道：“而且，太霄剑是没有剑鞘的。剑下亡灵太多，没有一个剑鞘能容下那样的戾气。从前，太霄帝君羽化之前，剑鞘是他的身体，他羽化之后，剑鞘便是整座青云山。而青云山的精华，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，终化作了一根石笋。”

钟旭闻言，眸子里迸发出了许多复杂的神色。

“所以，那一根被武王爷当作烧火棍的石柱，就是太霄剑现在的剑鞘？”钟旭的语气似是猜测，却又带着几分笃定。

狄姜点头，印证了这个说法。